

古今文綜

野居書肆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a light beige or cream color. There is a faint, large, light-colored rectangular area in the center-right, which could be a watermark or a very faded imag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with a vertical sidebar on the left.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二冊

目錄

第一編 論箸類

第二章 論之作法

(甲) 敷陳

漢班彪王命論

魏李康運命論

梁劉峻辯命論

清楊繩武六朝論

(乙) 問答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丙) 整鍊

宋蘇洵心術

宋蘇洵諫論上

清王源戰論

清王源權論

清唐甄權實

清龔自珍平均篇

清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清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清龔自珍古史鈎沈論一

(丁) 清折

宋歐陽修縱囚論

宋蘇洵明論

宋蘇洵管仲論

宋蘇軾伊尹論

宋蘇軾賈誼論

清孔廣森元武宗論

(戊)翻騰

漢賈誼過秦論上

宋蘇洵六國論

宋蘇軾黽錯論

明方孝孺豫讓論

明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明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

清管同蒯通論

清魯一同祭仲殺雍糾論

清魯一同蓋寬饒論

清趙銘夏論

清趙銘衛出公論

清皮錫瑞孔融薦禰衡論

(已)申前人之說

梁劉峻廣絕交論

宋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清梅曾亮韓非論

清魯一同舜論

清劉開荀卿論

(庚)駁前人之說

唐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宋王安石周公論

清侯方域太子丹論

清侯方域王猛論

清梁份駁貞女論

清姜宸英續范增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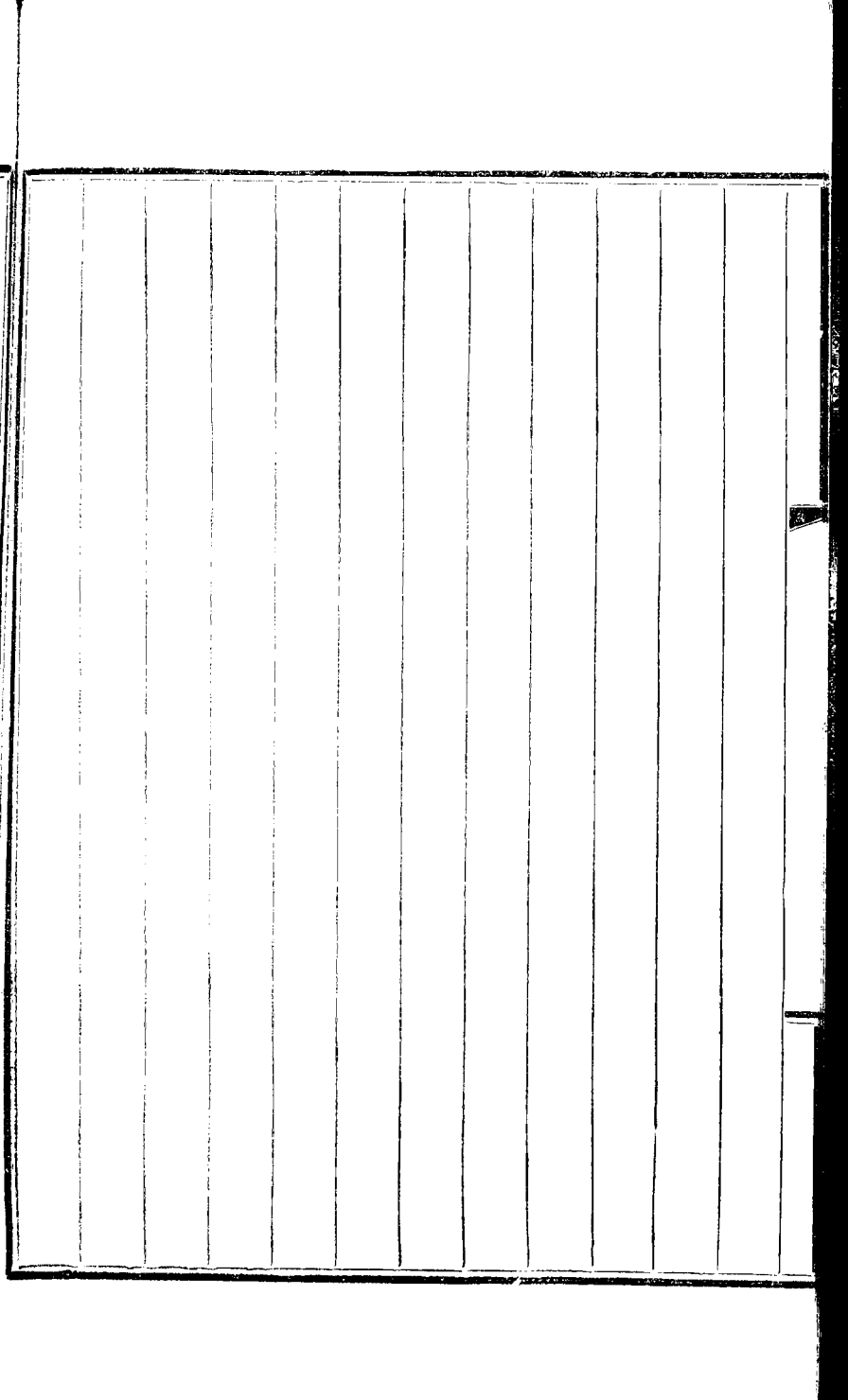
清姚鼐李斯論

清魯一同正統論

清魯一同范增論

清管同范增論上

清劉開賈誼論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二册

杭縣張 相撰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一編 論箸類

第二章 論之作法

文之爲事。貴乎適變。是以赴節投袂。應絃遺聲。士衡所云。譬之歌舞。微夫微夫。輪扁有不能言者。夫大抵當機以應者。工設鵠以射者。拙通詮衆論。約爲七類。彌綸羣言。此其庶幾。

(甲) 敷陳

自漢以還。論主質幹。自唐以還。論主波瀾。近世作者。大抵效法三

蘇。浩乎沛然。取其氣盛而閑雅平徹之風。稍稍衰矣。論者倫也。義取倫理。無爽馳驟。橫決良乖古誼。班叔皮之論王命。李蕭遠之論運命。如雲在空。網緼變化。劉氏

楊氏之作。排比衆說。祥金在冶。所謂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者也。凡四首。

漢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佩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鸚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粢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替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

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瞻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闔闔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騃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

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闕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

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蓬蔕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透迤勢利之閒。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兩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

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紆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梁劉峻辯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任。饜饜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鷖冠。襲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譏譏。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管。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

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口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莠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璣。璣弟璣。並一時之秀士也。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璣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蠢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囀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目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

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馬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臯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檣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漣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

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馨。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

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誠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誦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清楊繩武六朝論

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有後世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矜尙門地。慎重婚姻。區別流品。主持清議。後人但覩其失。而不知其可尙。毋乃疏歟。請歷舉之。桓元泊船荻渚。王大往看之。桓爲設酒。王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因流涕嗚咽。曰。犯我家諱。謝超宗父名鳳。齊武帝目之爲鳳毛。右將軍劉道隆不知。就超宗索觀。曰。聞君有鳳毛。超宗流涕入內。不復出。此尊嚴。

祖諱之說也。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述楊朗曰。世彥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宋武帝目謝景仁曰。此名公孫也。王僧達得罪太后。兄孫路瓊之。太后泣訴於帝。帝曰。僧達貴子。豈可以此加罪。梁武帝以張率爲祕書丞。曰。宰相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陳宣帝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爲黃門侍郎。問濟陽蔡凝。凝正色曰。黃散之職。固須人門雙美。此矜尙門地之說也。王文度爲桓溫參軍。桓爲兒求婚王女。王許咨父藍田。藍田怒曰。汝畏桓溫面耶。兵那可嫁女與之。卒不許。東海王源以女嫁富陽滿氏。沈約爲彈文。奏源曰。源雖人品庸陋。冒實參軍。滿璋族姓。士庶莫辨。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侯景初入朝。請婚於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求之。此慎重婚姻之說也。宋元嘉中。中書侍郎宏興祖爲文帝所愛。遇常乞作士人。帝曰。須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宏稱旨詣球。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曰。臣無他願。惟求陛下乞作士大。

夫曰。此由江敷謝淪。我不得措意。僧眞承旨詣敷。敷顧左右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還。世祖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而先是中書舍人狄當周。赴詣同省張敷。亦不得坐。後羊侃爲尙書令。梁宦人張僧允常往候侃。侃曰。吾牀非奄人坐。竟不前之。此裁別流品之說也。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首。傳布於世。坐廢不預榮伍。劉整遣婢采音罵其嫂。范又杖兄子。遂任昉見之。彈奏請免整官。付廷尉驗治。昉子西華東里。流落南海。昉故人到漑等不能收卹。劉孝標著廣絕交論以刺之。此主持清議之說也。當是時。士大夫雖祖尙玄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於冗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貲。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於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巷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雖居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

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寔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絀。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薄。蔑視前人。於是鬻販宗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爲可歎也。門地不復尙。而名德後人降爲卑隸。菜傭市儉之子。一朝得志。可以凌鑠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復慎。而伉儷失倫。涇渭莫辨。較量貲財之重。輕則譚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貿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熱。則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皙之出入布幣。尤可恥也。流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迂。遂有寡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於闔覽之門。屈節奔走於權倖之室。乾兒義孫。覲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所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政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爲砥節奉公。甘嬉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心術之壞。於斯極矣。使六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迴狂瀾於旣倒。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後世有化民成俗之

責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於此夫

(乙)問答 曼倩非有子淵講德發揮旁通設爲問答模仿經子自成一格錄二首昔者彥昇文章緣起以子淵講德爲論之始後世多非之顧問答辨難論之爲誼衡名責實彼亦有取爾也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佛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

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呼。余國之不亡也。絲絲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圉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褒旣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

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翻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塗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

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
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
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
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
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
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砮。硃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
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
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
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
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摠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

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靡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鱗鱗並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窳計沮議。何傷。願謂文學夫子。

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鐸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

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

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

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蟀蟋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以明。

殫傾耳而聽。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

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

鮑。隲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襄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

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

澠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

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緦。功名猶尙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忘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絲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閱耄老之逢辜。憐縷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
臨莅。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
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
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尙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
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
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
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
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柎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
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
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
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橋塞。習俗傑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
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

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耨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埴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枳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燠齒臬矚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黠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丙)整鍊 管莊荀墨諸子時見排比之言廉戾黝栗戛戛獨造宋之明允清之崑繩倜乎以經世自命其文最爲近之唐子潛書龔氏文集操觚之子耆同膾炙良足爲詞繁不殺者藥也凡四家文九首

宋蘇洵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

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
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
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
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
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
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
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
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
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
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
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
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

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宋蘇洵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

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而已。夫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遊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口。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閻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

唯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轅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上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清王源戰論

勝負未分。善戰者不戰。有必敗之形。善戰者不戰。敵大以強。我小以弱。我不能詐。之以謀。善戰者不戰。戰雖勝而卒驕。數戰兵疲。善戰者不戰。川原林谷。草澤異其

形險夷迂直輕重遠近通衢異其勢舟車步騎長短衆寡異其用利此則害彼利彼則害此苟地利未得善戰者不戰大寒甚暑風雨不時疾疫數作敵無備出奇以取勝敵有備善戰者不戰敵人之來其陳堂堂其旗正正鋒銳甲堅士卒用命善戰者不戰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必立威施惠信賞必罰足食利器金鼓旗麾以爲節也方圓曲直縱橫以立陳也步伐止齊以教戰也前卻左右分合起伏動靜以明奇正也苟法令未行善戰者不戰人心未附善戰者不戰訓練未精善戰者不戰土地荒蕪倉廩空虛甲兵朽鈍善戰者不戰且夫出軍行師惟敵是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可以數數也然善戰者必有先勝之形而後合戰不輕於戰善於戰者也足故敵無覺善戰者不戰敵有人善戰者不戰敵強而示弱善戰者不戰敵弱而能謀善戰者不戰敢問敵已敗亡可以戰乎曰敵自置於死地所謂窮寇也善戰者不戰我可以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全利善戰者不戰法曰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從之吾則可以乘其隙取之吾則可

以攻其亂形之而敵不從。予之而敵不取。善戰者不戰。偏師失律。爲敵所乘。師徒恐懼。百姓震驚。賞不可勸。罰不可懲。如是而驅之戰。則望風潰耳。善戰者不戰。投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未至於死地而可自守。以觀變。善戰者不戰。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清王源權論

兵之所加必權。其先後而後動。有先弱後強者。有先強後弱者。有先近後遠者。有先遠後近者。有先內後外者。有先外後內者。先弱後強則吾之力易舉。而強者之勢孤。先強後弱則強者摧而弱者靡。可以一勞而久逸。先近後遠則得尺卽尺。天下可蠶食而盡。先遠後近則敵處吾圍中。取之如探囊而不勞。先內後外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無掣肘之虞。先外後內則功成於外。內難自消。威立而天下可服。楚漢相距。漢使韓信渡河。東虜魏豹破趙下齊。然後合兵以蹙楚。司馬氏欲吞吳蜀。使鍾會鄧艾先定蜀漢。後數年乃大舉平吳。此所謂先弱後強者也。漢三鎮拒

命。扈彥珂勸郭威先破李守貞。而兩鎮自拔。明祖介張士誠陳友諒之間。西破友諒。而士誠束手就禽。此所謂先強後弱者也。秦用范雎遠交近攻之謀。卒兼天下。唐平東都而定河朔。平荆楚而定江淮。此所謂先近後遠者也。晉假道於虜以伐虢。虢滅而還取虞。李泌勸肅宗先取范陽。傾賊巢穴。而後復兩京。此所謂先遠後近者也。曹操滅袁氏。梟譚尙。破烏桓。然後下兵江南。岳忠武悉定江南羣盜。然後經略中原。此所謂先內後外者也。唐高祖起兵向長安。聞劉武周寇晉陽。欲返太宗泣諫。遂克長安。成帝業。建文使李景隆圍北平。燕王出塞千里。併大寧。還破景隆。遂益南侵。而無後慮。此所謂先外後內者也。先後之間。要無定勢。惟審其強弱。度其難易。相其機宜。懸權而動。而不失乎先後之倫。則平天下可運於掌。

清唐甄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

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前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嘗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弃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況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桑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

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辨。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勝。論。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

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詞。嫻於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尙焉。則表裏日厚。忠信日薄。察於內外。稱職當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以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況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參遊守都總。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齎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用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

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恆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疎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人君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況加之以刑罰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刑也。有

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寒疾也。不卻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卻藥而反穀也不遠矣。

清龔自珍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尙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醪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僂矣。卮者上僂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踏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纍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瘳遠。則亡瘳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

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跼。富者安。貧者日瘵。傾富者日瘵。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變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子。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睹水。西無睹財。南無睹粟。北無睹土。南無睹民。北無睹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肉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睹水。西有睹財。南有睹粟。北有睹土。南有睹民。北有睹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

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瘵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思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晤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

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變○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儻○儻○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清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



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耒○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賞○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清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闕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黠君子也抑小人甚黠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一本與才民出作孤根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滓渣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

得。諄。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明。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曩。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士。勇。夫。而。厚。參。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清龔自珍古史鈞沈論一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兒。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使其有力。彊武而胤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

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為表裏。其鐘。為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擢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彌。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丁) 清折

士衡有言。論精微而朗暢。整鍊者精微之作。而清折者則朗暢之文也。歐蘇頗多此體。高者起訖謹嚴。彌見矩矱。次者亦一唱三歎。無碎意。無蔓辭。孔鼻軒元武宗論。詞氣瑰麗。按其作法。正復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故以埒焉。共六首。

宋歐陽修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

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

宋蘇洵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卽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

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宋蘇洵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

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

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鱣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宋蘇軾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

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

讓孔子安取者。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宋蘇軾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

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

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
荷○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
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捐○
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清孔廣森元武宗論

臣○讀○元○史○至○於○武○宗○以○後○家○難○疊○興○數○年○之○間○八○更○其○主○嗚○呼○天○之○亡○元○久○矣○蓋○
百○里○之○侮○鬪○於○兄○弟○干○戈○之○憂○動○於○蕭○牆○二○世○帝○秦○咸○阿○由○其○煬○燼○八○王○柄○晉○伊○
洛○所○以○榛○曠○自○古○爲○然○其○跡○可○按○也○武○宗○疏○壤○子○於○駝○紐○之○封○進○太○弟○於○龍○樓○之○
位○亦○可○謂○難○能○已○而○仁○宗○遠○味○遵○海○之○風○近○忘○祝○食○之○德○與○夷○猶○在○詔○羣○臣○而○奉○
馮○季○子○雖○賢○奉○王○僚○而○心○憾○遂○使○南○坡○一○變○鉞○刃○交○於○帷○宮○北○地○諸○藩○訊○鼎○亂○於○
牒○屬○始○則○私○其○神○器○卒○乃○戕○其○愛○子○悲○夫○既○而○泰○定○革○緒○曲○律○遺○儲○五○遷○之○運○復○
歸○陽○甲○三○讓○之○事○將○佇○橫○庚○而○又○謀○之○不○類○兆○其○必○爭○使○者○南○北○交○馳○軫○獵○之○徵○

天王東西待問。乾祭之衆。內有輿王。外有長君。申孫射而桓已當齊菟裘營而隱。猶攝魯。豈有囊鐘既賂。髡頑能不自疑。楚璧可下。訾敖信其久據者。哉昔永平。維席趙熹。橫劍鄱陵。問靈賈逵。正色所以慎名於玉。凡之辰。循卞於綴衣之側。故其臣有定策總己之功。而其君無舉棊勝偶之患。彼元人者。方將以馬上治天下。用法律爲詩書。不觀於前簡之中。失不善於來軫之逆。順年年坐靜。仍促烏號。歲歲上都。易危魚服。積其禍敗。乃至於此。不然。則至元後元。兄子猶子。謂宜崇明考以讓王之媿。假文宗以乘石之名。善繼人志。諱內大惡。何至幽厲之主。流戶外而忽諸長信之尊。誓隧中而不恤。豈非四維滅亡六典缺絕之效。與嗟乎國之將亡。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亂之既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流濁者澄其源。影枉者正其表。職此之咎。武宗基之已。向使至大御宸。周王監國立。適立長人謀鬼謀。終鮮叔武。捉髮之嫌。兼絕永熙斧燭之凱。雖或順孫不肖。繼體宜君。而張許諸賢。猶可同日而治。世成遺澤。必不三傳而斬明矣。是以古之王者。因時以制禮。慮難以立經。承

顓九世。非襲若水之降。居薦益七年。不慕陽城之謳獄。一生一及廢質家親親之法。三昭三穆。明文家貴貴之典。所謂設妃如楮樹子。如社重齒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消闕競於未萌。期憲章於可久。不幸中葉。震業大寶。陸沈猶當上鑿夷。吾唯卜貳圉。下徵靈武。卽禪宗儲。則英景之釁。肅愍之誅。不且可以免乎。故曰春秋之義。先大一統。君而二統。未有不亂者也。

(戊)翻騰 得間之意。扼要之理。駟之以銳氣。鑄之以偉詞。遂使軒然大波。起於尺幅。此亦天下之詭觀也。賈蘇自是大宗。明人希直元美。荆川均有述作。惜意盡於言少。灤澗之致。然鋒穎則過絕人。異之荆通論。通甫祭仲寬饒兩論。開闔適緊宕而能厚。趙桐生皮鹿門之作。出以駢儷。亦斯文之雄師也。凡十二首。

漢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殺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臨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閉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眈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

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設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宋蘇洵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

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宋蘇軾電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

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
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
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
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
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
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
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
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
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
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
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束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明方孝孺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

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寔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意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郟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旣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

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讎敵。暮爲君臣。覩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明王世貞簡相如完璧歸趙論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秦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旣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

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侈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渾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明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

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曰

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讐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

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帥，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清管同蒯通論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魚鱗雜襲，鱗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鬪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

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
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
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
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
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
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
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
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旣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
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
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
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
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

其不義也。

清魯一同祭仲殺雍糾論

天下有難處之事。則務求乎一心之安。而勿爲自全之計。昔者鄭厲公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卒以其謀告祭仲。殺雍糾。出厲公。論者至今以爲訾笑。而不得其處之之術。夫就仲而言。專權逼君。不得爲無罪。就厲公而言。不能正名定罪。而出盜賊之計。是爲失政。刑就雍糾而言。承君之亂命。而賊殺罪狀未明之大臣。是爲從君。於昏就雍姬而言。順夫而殺父。是爲大不孝。順父而殺奉命之夫。因以叛君之命。是爲大不義。大不忠。就其母而言。教其女以殺其夫。與教其女以弑己之夫。皆爲之亂。大倫君子亦何順何逆。何從何違。曰是不難。仲雖罪不及死。然君命殺之。無可逃矣。雍糾度其力能諫。而諫之不能。諫不任其事。可也。雍姬度其力能諫。糾而諫之不能。諫死之可也。雍姬之母。度其夫之罪及死。則殉之不及死。告之而勸其逃。焉可也。姬可以死。爭糾

之殺仲而不可以告於仲。姬之母可以止仲之。不反殺糾而不可以不告於仲。此其爲事坦然明白。並行而不悖矣。曰是其爲有君命則然。使糾與仲私仇相殺。姬宜如何處之。曰糾以私仇殺仲。姬知之而不以告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雖然。告仲而仲殺糾。姬之罪不容誅矣。爲姬計者。莫若以糾之謀告仲。而卽告糾以己之告之也。而先死以謝仲與糾。以明己之兩不與焉。而後可免於罪。曰如此言。所謂無策者。曰天下萬難處之事。當以無策處之。李瓘之事。惟其有策也。而君子卒以不能無憾。使瓘與雍姬皆知先事而死之一法。則心安理得。可以對天下而告萬世矣。孟子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亦無策之說也。不然。海濱之地。皋陶獨不能執而僇之也哉。

清魯一同蓋寬饒論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劉死。天下哀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

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毅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

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謂獨一霍子孟也與

清趙銘夏論

稽古鴻濛渾洞。炮媧戰中冀之兵。羊水并吞。炎帝避空桑之旅。大抵稱戈雖警。纂統無聞。未有以明德之開基。踵神姦之竊命。勢傾天地。禍極古今。如有夏中葉者也。夏之興也。告沈壇之禪道。一舜堯稽治水之庸。功百湯武。宜乎傳烈山以七十年代。壽黃帝以三百年。豈有聖澤猶新。乾圖遽厄。探雙珪於委宛。日月無靈。遷九鼎於昆吾。風雷齊震。如絜浞澆。殲諸賊。乃不埋相柳之池。而反舞刑天之戚者乎。方太康之爲絜距也。以赤帝當道之蛇。阻穆王日行之駿。君非胡而流彘。臣不尹而放桐。自河以南立國。如二帝普天之下。勤王無一兵。禰父逐而宋父興。史侯廢而董侯立。委裘者孺子。改玉者悍侯。當是時。帝相已凍。雀投山。潛龍入井。參盧涿鹿。周君懋狐。而夏禍未已也。無何窮門烹醢。已降天誅。澼水覆舟。復罹國難。過戈逆。

豎久生。羆而生。羆灌殘兵。盡化猿。而化鶴。遂至彎弧日落。觸柱天傾。涓涓源水。之哀漉漉。玄黃之血。帝則鉞交乎黃屋。后則路絕乎蒼梧。蓋亦險被沈河。駭遭撥壁。隱忍豕牢之想。倉皇狗竇之逃。而夏禍仍未已也。幸而攀龍雖泣。感鼠先胎。載朝則南氏生男。置袴則莊姬匿武。育丹陵而寄伊長孺之家。問臧氏而知太子稱之。在破巢完卵。一縷千鈞。然而鶚將取子。蠹已伺人。一網漏魚。雖未劔比干之婦。而千金予客。終當購莫邪之兒。觀於椒之求少康之奔。而夏禍終未已也。迨至避仇仍牧。棲託虞庖。始邑諸綸。漸收其衆。耕田一旅。小人則祖甲爰依。降汭二姚。女子亦法章能識。自斟自鬲。合其燼。有靡有艾。效其忠。然後靖亂。徒林殪兇。轡野繳大風於長隧。誅鑿齒於疇華。入神州則山川重秀。天地再清。還舊物而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溯自洛汭。作歌陷冀。方者九十餘載。商邱不祀。絕大統者四十三年。竊觀後世之天。而滋前代之惑焉。今夫姦雄乘氣。數爲廢興。帝王以功德爲原本。是以祖龍混一。軹道終降。司馬闔干。平陽見虜。惟無德以堪之也。夏則開國。聖王守

文賢主璿臺大饗再集共球甘野誓師親麾旄鉞仲康之命征討焚玉崑岡后相
之賓華夷貢桐條谷宜可仰承帝命上挽天心況太康罪止畋游禍無女寵吾未
聞鉞山獵雪必亡穆滿之軍雲夢從禽遂覆楚莊之國此其未喻一也或者星在
豕韋蔡知不免歲當鶉火陳非遂亡則不過在析木而興及大梁而復國不可一
日無君矧其四紀史不容一日無統況在冊年乃神器久假權奸而多難始開聖
哲則又何也將無豨膏用饗皇穹實順所爲龍日遭殃天帝謂非其罪而竟使乘
機之主久絕明禋窆石之陵並虛望祭此其未喻二也且夫銅斗竊威降真人於
白水金輪稱制留帝子於房州世亦無藐孤未生國命已訖者也向使娥皇不育
墮地無徵太叔未娠夢天絕望豈不哀姜哭市徒慟無人穆羸啼朝無能討賊乎
且后緝以間關九死之苦存流離六尺之孤設當杞婦城崩西陵道死賁山之室
未乳清臺之驛不通則將使開母化石豈能以空桑誕兒而乃承頊帝之前休僅
彭鏗之遺腹此其未喻三也吾聞之圍門定亂鄭伐王城汜地蒙塵魯奔官守王

室有難。諸侯救之。夏之世。貢金九牧。執玉萬邦。拱衛非不盛也。何以共游禹甸。莫戴王靈。坐視堯城。不興義旅。西望驪山之燧。畿內誰援。南征漢沔之舟。水濱莫出。雖異日。略收餘燼。而當時絕少同仇。以視洛邑。雖遷起遺頑。於西土渭橋。未謁傳左袒於北軍。忠義之心。古人安在此。其未喻四也。抑又聞之。熊通篡楚。祚且長延。鶉首賜秦。天原易醉。則亦幸而羿淫。原獸浞戀。純狐困盪舟行地之夫。有共舍縫裳之女。始得以封鯨行戮。逐犬生機耳。假令羿也。受奚祿山之玉玦。不至殘身。避逢門子之桃楸。無憂碎首。浞也。肆窮奇之惡。而子是句龍妃鑑髮之妻。而生非封豕。則雖齊襄蓄復仇之志。恐討艷舒有待。後之謀彼據全華我階尺土。豈無由伺事。未可知。此其未喻五也。嗟乎。四百年鼎錄。追蠡早絕於孤懸。十七帝纘承。馭馬瀕危於朽索。以余緬懷禹跡。慨想宗功。冀州不奠山川。烏能播穀。唐室未平水土。奚暇明倫。乃商傳六七作。而聖周卜三十世。而王以得統之後。先判享年之延促。而又安危勢異。此何說也。雖然。夔一傳而廢祀。夏裔尙有杞鄩。益千歲而帝秦。梟

後久傷蓼。六天何可問。史亦難言。所憾者辛甲之箴稱帝竊號。誰誅魏絳之論失人。擇言已誤。伍員諫除惡而反鑒於澆。屈子悼荒淫而傷心於泥。蓋莫不憫賊臣之失圖而忘神禹之隕祚也。豈不謬哉。

清趙銘衛出公論

慨自好兵有寵。州吁開始禍之階。竊節先行。壽子抱乘舟之痛。死鳥奔而君臣之變。亟襄牛出而兄弟之獄興。春秋以來。衛禍實甚。然未有釁始婁豬。謀終輿緞。喪猶在殞。國已稱兵。如蒯聩與輒之事者。論者謂推刃於毛裏之親。操戈於寢門之地。輒也。一言斧鉞。萬世罪人。是第據迹以誅心。實未原情而論事也。今夫國有內憂。亦有外患。妖后以臨朝稱制。則幼主僅守其名。強敵以觀釁搆兵。則大臣重憂。其國襄夫人助子鮑厚施。而宋公見偪。楚棄疾奉孫。吳討罪而陳社終墟。是則內脅於南子之威。母之仇子。而非子之仇父。外懼夫趙鞅之禍。國之拒敵。而非子之拒親也。當日者登臺之訴。既成游郊之言。不對靈公無祿。子南卒讓。夫子臧介節。

成負芻以爲君。季札成仁。遜闔廬以得國。假令以公子郢之賢。而稔知戲陽速之誤。則辨申生歸胙之恭。發考叔遺羹之悟。豈不可釋兩宮之間。母子如初。祝三祖之靈。社稷有奉哉。誠以世子蒯聵者。罪難告廟。況夫人儼爾在堂。誓不及泉。豈小君尙能相見。旣絕子於母。乃禰祖以孫。則是藐孤在位。已壓日之勢。成冲子何知。且呼天之路絕。而謂甘爲戎首。忍滅天親。無是理也。晉之納蒯聵也。主者趙鞅。謀者陽貨。貨豚澤之舍。鞅邯鄲之兵。衛未嘗忘也。衛之叛晉。始辱於剗澤。繼伐乎中牟。會齊師以取棘蒲。救范氏而圍五鹿。此旣借叛臣爲撓晉之計。彼卽奉太子爲討衛之名。藉口納君。遂卜龜而釁兆。陰謀入國。將牽牛以蹊田。不見夫常山鄰也。婚代而滅代。陽關盜也。奔齊而詐齊。今也據戚斷朝歌之援。范中行所在假公義以伸私忿。視衛爲溫原之比。踞兩虎以瞰孤豚。此通國所共危。宜在廷之不納。吾故曰。輒幼而受制。拒蒯聵者。母志也。非子心也。臣謀也。非君意也。乃或者昧小君之干政。忘嗣子之疑年。歸獄有辭。論人實舛。夫公叔趙陽之逐。政在宮中。雍渠子朝之

徒寵多外嬖魯穆姜以母脅子事有深心周桓王以孫承祧勢非得已且簡子伐

喪之日距嫫始生子之年世已更三紀不盈五四十九歲年則輒也弁髮未脫難變

射父之弧纒絰稱孤敢動闈宮之甲况藩舍拘吳之際據國何能當杖戈劫孔之

初駕車遽出始終受制廢立從人謂為拒父權在輒而不在輒與或者謂挾父為

主廷臣所患何以晉師既退不聞太子得還豈非國重父輕主內寇外乎不知諸

臣憫嗣王之不惠絕意青宮利弱主之無能共扶黃屋仁親為寶亡人豈重耳之

心置君如棋甯喜實同朝之鑿子儀立則原繁敢貳獻公復而伯玉先行而况義

在參觀事當互證他日彌牟致衆拒輒者非君制之當時曼姑興師拒蒯聩者豈

君命之也或者謂春秋之法戚不稱衛穀梁之言子不加父據經以斷科罪難逃

不知圍戚之師傳文互異齊主兵而先衛左曰求援祖有命以辭父公云伯討按

時而論從左為優是役也齊報鐵上之憤圍趙鞅非圍蒯聩也鐵在威城南鐵之戰趙鞅獲齊粟千

車四年春秋與蒯聩俱在威齊衛圍之

齊結中山為援助范氏非助衛輒也特器無投鼠之忌幕忘

巢燕之危。衛之當國。不能辭咎也。或者又謂達士不爲之言。聖人正名之義。執此而論。抑又何解。然而輒果不子。衛旣無人。舉朝議論。何至動冉子之疑。函丈品評。奚必擬首陽之讓。親身不善。仲由豈入其邦。爲政奚先。宣聖詎答其問乎。且夫率土從龍。瞽瞍不聞有爲臣之理。流言放彘。宣王不聞貽失養之辜。假令輒迎父以還宮。紹祖以正位。開主父禪。惠文之例。引夷吾卜貳圜之文。生不必降以太上之稱。死不妨祔於先君之廟。何必兩全無術。乃令萬世有辭嗟乎。莊公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靈公有殺母之慝。公殺嫡母宣姜而始受其報。得罪於君父君母。簡策難言。敢告於先王先公。宗社爲重。諡原稱孝。請質諸孟子之書。學貴通經。試證以漢廷之獄。援晉盾許止之案。誰能爲輒原心。觀元暉甯殖之爲。不禁爲輒流涕也。

清皮錫瑞孔融薦禰衡論

夫進賢受賞。有國之宏規。以人事君。爲臣之盛節。良以蛟龍騰翥。必假尺木之階。麟鳳隱躍。亦須高識之拔。矧乎三精霧塞。九縣颯回。杞梓競收。松竹爭采。將欲拯

黎元於塗炭。振宇宙之塉黷。安可不激揚奇傑。寤寐風雲者乎。孔文舉之薦禰衡也。時則許都初建。漢鼎未移。大德之運方微。黃精之萌已兆。文舉搜達人傑。貢之天廷。稱盛憲則許以大名。薦謝該則惜其抱璞。博延茂異。北海之樽不空。思宣大化東閣之門。常啟推轂。長者非止。鄭莊之驛力挽。頽運直比武侯之忠。向使褐衣召見。逸足進用。安世默識。非徒奇麗之觀。任座抗行。並收直諫之效。其爲補益固已多矣。或謂明哲之士。必先保身。俊傑之才。要在識務。其時柄歸權強。運應蜚遞。薦士之表疑。非其時不知危。而不持遲任。所爲太息。知其不可。宣聖由是棲皇文。舉備位大臣。搜揚遺逸。見驥褭而必進。冀虹蜺之垂光。固將挽洪水之橫流。增四門之穆穆。豈知告夫三子。魯哀不得自專。政在五侯。劉歆無由得進。君門非遠。虎豹孔多。蹇修雖工。鳩媒實誤。良璞未剖。遽罹煨塵之災。夜光暗投。反遭按劍之盼。此由道消運盡。亦豈文舉所及料乎。或又謂魯國男子。才旣疏闊。平原處士。尤傷輕俊。岑牟單絞。旣非雅德。所爲探懷一刺。將無臭味之合。不知文舉之薦衡也。固

謂其忠果正直疾惡若讐。意其人必志匡公朝。不屑拜恩私室。乃阿瞞籠絡。並無好士之誠。正平嫚罵。激爲憤世之舉。鷲鳥一鶚。莫顯立朝之節。鸚鵡千言。竟乏全身之術。此真文運之厄。豈由推薦之非。若夫大兒小兒。非必情理之實。孔子顏淵。皆出忌者之口。郗慮破壁取后。詎識綱常。路粹奮筆害賢。安知名教。必若信彼誣詞。肆其妄詆。是許由輕天下而舍人。反疑其竊冠。不疑本無兄而議者。乃誣其盜嫂。吁何陋乎。嗟乎。祁奚薦羊舌而族與。羊舌同沈。陳蕃進李膺而身偕。李膺並戮。覆巢完卵。並及二男。窮鳥依人。空傷伍伯。而建安七子。並傳琳瑯之名。漁陽參搗。足褫奸雄之魄。徒使千載之下。虛慕執鞭曠世。相感猶餘。奏牘可爲。忼慨興懷者矣。

(己) 申前人之說

彥和謂論所以辨正然否。標準斯誼。然則有中。而否則有駁矣。錄孝標子瞻以下凡五首。皆所以辨正其然者也。昔者宣尼立言。尙云祖述。引申之誼。由來舊矣。

梁劉峻廣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直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簾。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敍。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鷄。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兩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降。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

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骸。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厭梁寶。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槩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灌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粱。霑玉罕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絳溫郁。割寒谷成暄。論嚴苦則吞叢。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石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

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尾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臭濁而敗。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闐闐。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

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峙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合輻。駢擊轉坐。客恆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蕙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日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寶。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障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

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
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宋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微歟。禍莫大於
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
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
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
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
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
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
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
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

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秦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

不反爲所噉者曹參之治齊。曰慎旣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旣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清梅曾亮韓非論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巘。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

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清魯一同舜論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謳歌。皆之舜。然後踐位。以予所論。是蓋權宜之說。非事情也。天下大器也。受天下重事也。以聖人受大器。行重事。此其辭受。取予豈特苞苴饋問而已。以堯命當受。則受之。不待旣避。天下之民從之。然後受。是輕堯之命也。以堯命不當受。又不得以朝覲訟獄謳歌。故強受。且受不受。在我而已。以此知其不然也。解者曰。受天下。非舜意也。民心所歸。不得已焉耳。則對曰。舜之攝政。幾年於今矣。覲獄巡狩。柴望告天。誅罪命官。皆天子之事。而舜行之。其歸舜。豈一日哉。堯崩而朱立。猶事堯也。率天下之

民以服事唐不亦可乎。朱不肖奈何。曰：既知朱不肖不足承大統，有堯之命，何嫌何疑而不受？必故避以觀天下之心，而皆從而後受，聖人固如是乎？且古君薨而世子立，未有踰年無君者也。堯崩三年喪畢，此三年中天子者誰乎？舜乎？丹朱乎？以爲丹朱既爲天子，舜爲宰輔，歷三年之久，忽憂天下歸己，棄職而去，天下之民紛然從之，遂歸廢朱而自立，是王莽劉裕之所爲也。以爲舜舜爲天子，三年既免喪，乃復避朱南河，以待天下歸己，吾誰欺欺天乎？非朱非舜，勢將無君，唐虞雖云太平安有三年無君之理，又不知此時朝覲訟獄誰主之也。解者又曰：古者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三年。周公成王是已，周公返政，舜避南河一也。余又辨之曰：周公於成王攝政而已，爲天子實成王，非周公也。舜總百官，則亦朱之冢宰而已，爲天子實丹朱，非舜也。豈有三年之中冢宰與天子疑似而莫定，且丹朱何人也哉？彼其傲虐，鬻訟晝夜，額額使免喪之後，舜避南河，正位居中，不須時而定天下之人，社稷有主而外求君，則是亂政之民也。舜又安能從亂民之意，以強受其所不

欲哉。然則舜有天下。孰與之。曰堯與之。二十八年以來。舜之爲嗣。天子久矣。朱之廢決矣。故帖然無有異辭。不然。雖堯有命。朱豈讓天下之人哉。藉令易代之時。稍有纖毫梗介。上以損堯之明。下以虧舜之德。然則舜禹受人天下。何以無讓。曰堯舜既崩。朱均既廢。無所可讓。禹之薦益也。猶舜禹也。何不爲天子。曰禹未嘗薦益。有啟之賢。可以負託。豈必慕讓位之高名。翹翹然效之哉。然則孟子妄說乎。曰有爲言之也。孟子見當時燕噲之流。輕與人國。覆宗絕祀。故託之於天。以爲可以止天下之篡。不知天下後世篡其君者。無不託之天。朝覲訟獄。謳歌無不託之天下之民。無不讓之。至再至三。篡益橫術益巧。又豈天與之說。所能預救其弊者哉。

清劉開荀卿論

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爲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荆公之學。

雖不及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荆公欲興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終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害民。流毒海內。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荆公爲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荆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愆氣。以孤行己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荆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遽至此也。嗚呼。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子瞻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執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誣。爲是非之公言之也。余所謂者。原子瞻之心。而略其辭。兼時事之實言之也。

(庚)駁前人之說 錄權文公王荆公以下凡十一首皆辨正其否者也。辭忌
枝碎。義貴圓通。大雅不羣。實在於此。若夫越理橫斷之說。反義取通之論。悉以屏
錄。無俾害文。

唐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
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
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
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
年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
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
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由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
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

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寔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而別廷辨別。常執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款款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戒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撓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

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菴豐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肄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宋王安石周公論

甚哉苟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進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苟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常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

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

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清侯方域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爲盜。是也。況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苦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乎。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爽於九原。即

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則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焉。乃蜂蟻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撻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白晷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政不

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蹶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媾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清侯方域王猛論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

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
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
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
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
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
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
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
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彘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
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
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
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
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

嶠澗函谷之閒。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清梁份駁貞女論

三百年間。文人之文。惟歸熙甫最工。持議甚正。爲一代宗主。其論貞女也。則失之謬。不可爲世訓。熙甫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此立言之大謬也。夫女子之嫁與許。與未許。其不同如黑白。

初不難知也。男女不相知名，未許也。婚媾之禮，通之以媒妁，告之於禰廟。主之以父母，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矣。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矣。男女相知名矣。若是者，皆許之也。六禮，惟親迎謂之嫁。然必五禮行於先而後，謂之許也。桑中淇上，雖極狎昵，私人不之齒者，非許也。婚姻之禮，未有親迎而可曰嫁者，亦未有未親迎而可曰非許者也。女子從父，身謀之身也，未有父主之而女不從者也。未有父許之而女非許者也。自納采而往，已命之爲壻，謂之爲夫矣。而猶曰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則是媒妁之言不足聽，禰廟之告不足重。父母之主不足從，而必牢同，香合既嫁之後，而後以身許耶。夫以既嫁而後謂之許，則將篤夫婦之私，輕父母之命，而違於禮者，必熙甫之言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雜記：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鬢首，此許未許禮之明文也。今夫馬未乘，而絡其首，不可曰馬非其馬。牛未服而穿其鼻，不可曰牛非其牛。則女雖未嫁，而曰身非壻之身者，無是也。何也？許之也。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荀息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夫許友以死。許君以身。許以一言耳。許以言。不可以食。況六禮行其五。而可不爲之。死且可以改適乎。是必婚禮未制之先。而後可也。不然。則反道背德之人也。若已許爲昏。而從一以終。無間於死生者。女子之中道。人倫之正。古今之大義也。女子不幸未嫁。而夫死者。將若何。女子未許人者。父主之。已許。夫主之。夫死。則身無所主。無主而後。女得以自主。其發於情。本於禮義。志專事烈。雖父母有不得過抑。而傍撓者。豈惟父母。雖古先聖王之禮。有不得而禁制之。何也。臨大變。能不食言。而盡其情者。不可以常禮強而一之也。禮者。順人情。而制者也。天下中人之質。而強其必爲夫死。禁其改適。先王無是過情之禮也。中人以上。而強其必不爲夫死。必且以改適者。先王亦無是不近情之禮也。不及情而強之。則傷生。過於情而強之。則害義。此禮經不著言者。先王之意。至深遠也。孔子有言。壻免喪。弗取而嫁者。疏之者曰。嫁也者。壻未親迎。而父母送以于歸也。或曰。嫁之爲言。改適也。夫死。未有無故而弗取者。無故弗取。而後嫁。明乎嫁者。舉一世不數見也。

又言女未廟見而死。則歸女子之黨者。蓋以廟見重於合昏。爲恆情言也。非謂女死而其喪可歸。以概乎壻死而其妻可嫁也。聖人不若是之黷禮亂倫也。且以嫁則嫁。喪歸則歸。而女氏之貞者。有不因俗情苛禮。以動搖其心。則不宜引喻失義。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也。熙甫曰。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此言未及親迎而壻死。非夫婦也。是以禮之常經。責人之死之變也。父母已主之。未可謂爲無命也。稱之曰夫。未可醜爲私奔也。是說也。所重親迎一禮耳。舉其一而廢其五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此爲未親迎者言之。成服而弔。壻可以來。女可以往。使非孔子之言。則熙甫將必有詞以譏之矣。又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斯言也。爲女冠尼言之。可也。非可以語於貞女也。古有養母而終身不嫁者。君子賢之人之高明。常出恆情之外。故賢智之過。聖人所不禁。若貞女則固中行之道也。彼生而有偶。夫死必嫁。雖

下至禽鳥。翮飛蠕動。所與知與能者。君子語次不及也。嗟乎。議禮之家。文人之文。求申其說。而不自知其悖謬。往往然也。熙甫之記貞節。既比之奔。又比之伯夷。夫伯夷至可與私奔並比也。其悖謬爲何如也。是立言者所當戒也。

清姜宸英續范增論

夏商之季。其君無道。而湯武誅之。以臣弑君。而不謂之篡。取其天下而居之。而不謂之貪。何哉。其故在於順人心而已。夫天立君以爲天下也。彼斬刈其民。惟恐不勝。而吾出死力以除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則亦安然以爲爾之君已矣。二世之惡。浮於桀紂。關東之師。正於湯武。於此之時。而有能顯暴其罪於天下。奮不顧死。如夏商之季。之所以誅其君而弔其民者。雖爲之君可也。惜乎項氏有取天下之資。而范增以其計誤之也。方項梁與羽謀殺會稽守。西嚮渡江。以會諸侯之師。約共亡秦。非有所稟命而行也。以項氏之世將。聞於天下。非如他之所謂暴受大名不祥者也。當此豪傑並起。智略輻輳之際。角帝而帝。角王而王。風起塵涌。以爭勝。

於鋒鏑之下者。何可勝數。增也以七十之布衣。與羽相遇。抵掌而談。當世之務。不乘此時。導羽以收拾人心。延攬謀士。急伸大義於天下。而特勸之以扶立義帝。提牧豎之手。加之十數強悍諸侯之上。增以爲非此不足。以制秦之命乎。夫無故而奉一無功之匹夫。甘心以爲之臣。而不辭雖聖賢有所不能。增以羽爲終能。臣事之乎。推增之心。不過謂藉其虛聲。可以速致天下耳。不知懷王以嬖讒客死。楚人特憐之。而非有德於天下也。使天下樂秦。願爲之死。雖百義帝何益。不然。秦之當亡。誰不知之。天下方皇皇焉。欲得吾以君之。而又何有乎無功之匹夫。取其昏庸殘孽。相率而爲之下乎。且增亦未聞天下之大義也。夫旣一日而爲我之君矣。則其勢不可以復臣。非勢不可。理不安也。彼范增者。徒目擊夫廣勝之事。詐稱扶蘇。足以鼓動天下之視聽。而不顧其後之將有所不安。夫即使其後之幸而獲成也。亦不過如莽操懿裕之故事。名爲揖遜。而其實足以詭厲於天下。及其不成。則相尋於廣勝之餘轍而已。嗚呼。此山林草竊之見。赤眉王郎之所以踵死而不悟者。

孰謂好奇計者而竟出於此耶。議者曰：羽之失在不先赴關中而急救趙，俾沛公得因之以取天下，是殆不然。羽之救趙，義帝之命也。羽安得而違之乎。帝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顧獨遣沛公而令羽救趙，以後約絕之，使不得終王關中，此其見弑之由也。蓋權有所制，則其勢自有所不得伸，而其計將有所變。顧其使羽負惡名於天下者，增也。若夫沛公既轉戰以及關中矣，此樊噲所謂勞苦而功高者，而增也。於羽之焚燒咸陽，誅戮子嬰，天下成敗之關，孰大於此。而卒不聞一言以爭，而惓惓於擊殺沛公爲事。一沛公可殺，諸侯之謀士如雲，秦民之思漢日甚，增能悉制之，無一反耶。亦可謂愚而拙於計矣。夫沛公義帝之所遣也，苟可以成項王之事者，增猶將不顧其不義而欲殺之，何有於卿子冠軍。議者謂殺卿子冠軍者是弑義帝之漸也，不知此亦增之謀也。增之去羽，不於羽弑義帝之時，而於羽受漢問之日，羽之疑增，亦不於義帝未弑之前，而於漢問既行之後。然則義帝之死，增亦與有力焉。況增之資漢以名也，非一日矣。彼義帝者，亦幸而見弑於楚，以死。

耳使其不死。以及於漢之將王。漢安所處乎。度終臣事之不能也。計無過封爲大國名爲不臣。拱手揖讓以代之。君其去九江之利刃。一聞耳而縞素。以從天下。卒使漢之得委罪於楚者。則增之謀實爲之也。或曰漢王長者。必不爲此。是大不然。夫情之重。孰如父子。方羽之與漢王。臨廣武而軍。而置太公於鼎上也。其危不容以毫髮。而漢王且從容而謂我一杯羹。夫其親之不恤。而何有於君哉。吾故曰增之資。漢以名也。夫楚得增而亡。漢用子房。終以獲濟。亦其謀之有善有不善也。初楚圍漢滎陽。或勸漢王立六國後。撓楚權。賴子房諫以止。卒消諸侯牽制之患者。子房之力也。其後光武肘擊於更始。耿弇諸將勸之早絕。而河北之功成。明太祖初設韓林兒座。劉基獨罵不拜。曰此豎兒安足奉。太祖從之。而金陵之鼎建。彼數臣者。豈樂導其主以寡恩哉。蓋誠有見於帝王光明磊落之業。當爲可居之功。而不屑爲山林草竊之計。以僥倖於一時之便。故烈光於前世。名炳於竹帛。唐高祖不知此義。起兵太原。以誅楊廣。湯武之業也。其事本順。而終於代王之禪。致唐

祚不得正其始。此則謀臣劉文靜輩不學之過。爲可惜也。項羽殘暴。大失人心。無終得天下之理。要之蒞增者。所謂無謀之甚者也。考增事羽。始終無可稱述。唯勸立楚後。與日謀殺沛公而已。而其計皆不足以有成。增不去。羽亦必亡。增之不得爲人傑也明矣。

清姚鼐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

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
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
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頻
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
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
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
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
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
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
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苟卿述先王而訟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
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
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

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清魯一同正統論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善矣。而不能無弊。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予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予之。吾輕予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奪爭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持賢不肖之說。以繩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

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有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竊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是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耶其父盜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爲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郅治不免爲竊以高宗孝宗之擾攘偏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卽太祖太宗之所貽留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

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予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宋齊梁陳唐晉漢周。而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窮於奪。輕正統則窮於予。且夫既已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篡弑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滋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惟吾所予。篡而得者謂之篡。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通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一去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徬徨。魏晉盜竊。秦隋彊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紛擾哉。

清魯一同范增論

蘇子曰。項羽之殺卿子冠軍。是殺帝之兆也。其殺義帝。是疑增之本也。愚以爲不然。夫蘇子果能必殺卿子冠軍。殺義帝之非出於增之爲乎。增素稱好奇計。度其

爲人險賊變詐。何所不有。其立義帝爲項氏。非爲楚也。方宋義之救趙。逗留四十日不進。增固知其不足有爲。而帝之位義於羽。與增之上。增所不服也。卽安知羽之爲此。增不與有謀焉。觀其辭羽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則增之心無帝久矣。而以爲疑。增在是。豈理也哉。人必巧言以欺人。而後人疑其詐。必詭謀以害人。而後人知其奸。夫項王與沛公同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一旦有大功。先定關中。乃忌其能。旣已講解。而欲刺之。樽俎之間。事會不偶。沛公問道逃去。猶諂讓羽曰。豎子不足與謀。然則增固素與豎子謀者也。晨朝帳中之事。豎子之可與謀者也。上游之徒。江中之要。豎子之可與謀者也。新安二十萬之衆。豎子之可與謀者也。增平日教羽如此。羽雖利其能。然其陰險狠戾。蓋忌之久矣。故一旦形迹疑似之際。而其間易入也。夫項王叱咤啞暴。厲好殺。蓋古之忍人也。增猶曰。君王爲人不忍。然則增之心。豈可問乎。此亦項王所不能堪也。項王有失天下之道十。弑義帝。封諸侯不平。不都關中。坑降卒。燒秦宮室。殺子嬰。不識韓信。陳平。不封陳

餘去成。臬殺韓王成。有可以得天下之道。二立義帝。順人心。救趙。有大功。不忍殺沛公。有帝王之度。增又壞其二焉。項王之不帝增爲之也。韓信使使請假齊王。漢王怒。陳平張良躡漢王足。卽封爲眞王。假令以此時勸漢王絕齊使。發兵急驅襲齊。豈不大謬也哉。嗚呼。是增之智也。

清管同范增論上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爲。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

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許稱扶蘇與項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清劉開賈誼論

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能盡其用。而後之人亦莫白其志。此可爲歎息者也。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畧。其規畫深切。利弊近則救時。遠可以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卽用爲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終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才者。天爲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爲博士。遷爲中大夫者。有年。謫爲長沙王傅者。又踰四年。旣還爲梁王傅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爲治安之策。彼自以恩遇最深。受知己久。故不辭痛切言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爲過。安得謂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爲梁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墮馬薨。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情之過於厚也。觀邇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爲君子。而

況爲其主乎。爲主死而義不忍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議也。而子瞻乃以爲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爲不及。乃用爲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爲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尙何不遇而自殘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世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爲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絳侯讒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固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爲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爲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嘗善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軾獨立異同。夫光爲道義之臣。與

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尙不欲強合。而謂生爲之乎。當生過湘水。爲文以弔屈原。蓋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鬱悶爲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天絕。由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鬱長沙爲少不更事。是皆讀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爲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己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焉。已矣。然則爲古人者。不亦難乎。然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數被斥逐。九死無恙。爲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爲量優於生也。嗚呼。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